

## 明末名妓薛素素考略

苑星\*

**摘要：**薛素素是明末江南名妓，早年曾旅居京師，後來南歸。她和當時很多著名文人都有較密切的交往，還和其中不少人有過婚戀關係。她兼備詩詞書畫、馳馬彈射、聲樂刺繡等多項才藝，廣為世人稱頌。她擁有狹義擔當的品質和獨立自由的人格，而在情感上堅持真情與意氣。但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，她的追求未能被理解和滿足，因而造成她數嫁不終的命運。她是明末江南歌妓的代表，在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下，具有典型意義。

**關鍵詞：**薛素素 生平 才藝 品質

### 一. 前言

目前學界對薛素素的研究，主要集中在其畫作成就，又可分為兩類：其一，專門研究她一人的作品的；<sup>1</sup> 其二，研究女性繪畫時將其作為代表之一的。<sup>2</sup> 但這類研究中往往僅對其生平經歷做簡短介紹，只限於她是江南名妓、擅長書畫、和文士有較多往來等較淺層次的內容，關於她其他方面的才藝，以及其精神品質等內容，則很少述及。英國學者 Daria Berg 將研究集中於薛素素的諸多方面，從「生平重述」、「作品再建」、「歌妓詩作」、「他人評價」等角度探討其作為晚明歌妓的文化意義。不過其研究側重通過薛素素的案例來審視明末江南地區青樓文化，反而忽略了對原始文獻的搜索細讀以及再造薛素素人生的一些細節。而且將薛素素早年和胡應麟（1551-1602）等人在京師的交往放到了秦淮文化圈中，很明顯是因為沒有弄清楚其人生經歷，誤以為薛素素和胡應

---

\* 苑星，廣州暨南大學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科研人員。

1. 參見李滉：〈明代女畫家薛素素和她的幾件作品〉，《文物》第10期（1992年），頁86-88。陳姍：〈以才入畫——女性視角中的薛素素及其畫作〉，《南京藝術學院學報（美術與設計版）》第4期（2007年），頁89-93。Tseng Yu-ho: "Hsueh Wu and Her Orchid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Honolulu Academy of Arts", *Arts Asiatiques* 2:3 (1995), pp. 197-208.
2. 參見李滉：〈試析明清時期的閨閣、妓女繪畫〉，《婦女研究論叢》第3期（2001年），頁36-38。李滉：〈明代青樓文化觀照下的女性繪畫〉，《美術研究》第4期（1999年），頁49-52。廖雯：〈「閨閣畫」與「新閨閣畫」——中國婦女繪畫的藩籬〉，《文藝研究》第2期（2003年），頁111-119。Tseng Yu-ho: "Women Painters of the Ming Dynasty", *Artibus Asiae* 53: 1/2 (1993), pp. 249-259.

麟的交往發生在南京。<sup>3</sup> 另外，對明末青樓文學歷史的研究中，有的也論及薛素素，作為對象之一。例如，美國學者 Allan H. Barr 在研究萬歷年間歌妓「百寶箱」故事時，也提到了薛素素，而他將寵倖薛素素的「李征蠻」當成李成梁（1526-1618），<sup>4</sup> 然而李成梁並沒有「征蠻」的軍事行動，其實更有可能的人物應該是平定西南、戰功顯赫的李化龍（1554-1611）。

總之，歷史文獻對薛素素的記載很分散，她的作品集也已經失傳，只有一些詩詞散見於明清人士編撰的詩詞集刊中。本文力圖從歷史記錄、文人詩文、畫作題跋等文獻中，廣泛收羅史料來重構她的生平經歷，並通過分析她的寫作來探索她的心靈思想與精神品格。同時，也結合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，發掘她作為明末江南名妓的代表所具有的典型意義。

## 二. 生平經歷

### （一）出生及幼兒經歷

薛素素，本名薛素，字素素，又稱素卿、潤娘、潤卿、雪素、素君、巧巧、薛五，是明末江南地區名妓。胡應麟的詩說她喜愛清齋學佛，所以字素素，而生日在農曆七夕，因七夕有乞巧的習俗，所以又叫「巧巧」。<sup>5</sup> 她具體生於何年已無法考證，但朱彝尊（1629-1709）在《靜志居詩話》中記載董其昌（1555-1636）未中舉時在嘉興遇到過薛素素，心生愛憐，為她寫了小楷心經。而據嘉慶時所修《松江府志》可知董其昌於萬曆十七年（1589）中舉，故而推知他遇見薛素素應在1589年以前，而那時薛素素初露頭角，大概應在十五歲左右。<sup>6</sup> 所以推斷，薛素素應該生於1574年前後，即萬曆（1573-1620）初年。

薛素素的小傳中，大都只說她「吳人」<sup>7</sup>、「嘉興妓」<sup>8</sup>，如果「吳」狹義地指蘇州的話，那她的出生地就是蘇州或嘉興了。關於其出身和幼年經歷，只有王同軌（字行甫/父，萬歷年間文人）在《耳談類增》中記錄她「出吳貴人遺體，隨母展轉落籍平康」，<sup>9</sup> 這大概是唯一記載，或許也只是因王同軌一心愛慕，有意為她安排了一個較高貴的出身，只因遭際不幸才淪為歌妓，這很容易使人聯想起唐傳奇中霍小玉的身世。

3. 參見 Daria Berg: "Cultural Discourse on Xue Susu, a Courtesan in Late Ming China", *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* 6: 2 (2009), pp. 171-200.

4. 參見 Allan H. Barr: "The Wanli Context of The 'Courtesan's Jewel Box' Story", *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* 57: 1, pp. 107-141.

5. 胡應麟:《少室山房集》卷五十九，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1290冊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），頁420。

6. 陳寅恪:《柳如是別傳》（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01年），頁480-481。

7. 錢謙益:《列朝詩集小傳》閩集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），頁770。

8. 朱彝尊:《靜志居詩話》卷二十三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頁765。

9. 王同軌:《耳談類增》卷三十四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1268冊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頁253。

## (二) 旅居京師

薛素素早年有一段旅居京師的經歷，並且名噪一時。胡應麟有多篇文章寫到他們在京的交往，而根據吳晗（1909-1969）先生的考證，胡應麟在1583到1599年間數次到京參加會試，<sup>10</sup> 所以推知薛素素遊歷京師大致也在此時間範圍內。《甲乙剩言》中寫到：「京師東院本司諸妓，無復佳者，惟史金吾宅後有薛五素素，姿度豔雅，言動可愛」，<sup>11</sup> 除了表達欣賞愛慕外，這裏還提及薛素素在京的住址「東院本司」。清代詞人錢廷焯（生卒年不詳）有一首追懷薛素素的詞作《水龍吟·消寒詠古》，在詞題後詞人注曰「分賦得黃華坊，明名妓薛素素舊居也」，<sup>12</sup> 而據專門記載北京史地沿革的《宸垣識略》可知，京城分為中、東、南、西、北五城，黃華坊位於東城，其中又有東院，院內有本司胡同。<sup>13</sup> 本司也就是教坊司，相當於唐代的北裏，是歌妓聚居之處，可以想像當時京城歌妓文化的繁榮，而薛素素正是其中的翹楚。

京師文人們便經常到此造訪，例如王同軌曾攜同胡應麟前往，薛素素欽慕胡應麟是名士，持箋索題，席間「薛於坐吹玉簫，汪明生作白眼和之，絕類燕中瞽目彈琵琶者，眾為之大嘯雲。」<sup>14</sup> 一位叫李本建的文人也曾召集大家齊聚薛館，觀賞她的挾彈絕技，胡應麟還答應為李作長詩贈給素素。<sup>15</sup> 薛素素和胡應麟互相欣賞，如胡詩所言「驚看絕代無雙質，解道登壇第一人」，<sup>16</sup> 薛稱讚胡是文壇第一，而胡驚歎於薛是絕代無雙，此外，他還稱薛素素為「薛生」、「校書」，並將她和唐代才女薛濤（約768-832）並舉，因為薛濤自稱「女校書」。<sup>17</sup> 以男性稱謂稱呼女性往往是在表達對其文才的肯定和尊重。薛素素在自己的畫作後也以「女校書」落款。<sup>18</sup>

和薛素素交往較多的還有胡應麟的兩位好友俞安期（字羨長，生卒年不詳）和王同軌。《甲乙剩言》中記載「素素好佛，師俞羨長。好詩，師王行甫。」<sup>19</sup> 俞安期有名士風，以長詩結交當時文士權貴，備受青睞。<sup>20</sup> 他寫有《薛素素諸詠》一組詩，分別吟誦其「行丸」、「工書」、「賦詩」、「走馬」諸項技藝。<sup>21</sup> 王同軌曾以貢生官江寧令，

10. 吳晗：〈胡應麟年譜〉，《清華學報》第9卷，第1期（1934年1月），頁213、220、239、244。

11. 胡應麟：《甲乙剩言》，《叢書集成初編》第2941冊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年），頁7。

12. 丁紹儀：《國朝詞綜補》卷三十一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1732冊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頁291。

13. 吳長元：《宸垣識略》卷一、卷五（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），頁20、98。

14. 胡應麟：《少室山房集》卷五十九，頁420。

15. 胡應麟：《少室山房集》卷五十九，頁423。

16. 胡應麟：《少室山房集》卷五十九，頁423。

17. 胡應麟：《少室山房集》卷五十九，頁420。

18. Indianapolis Museum of Art, *Views from Jade Terrace: Chinese Women Artists 1300-1912* (New York: Rizzoli, 1988), p. 225.

19. 胡應麟：《甲乙剩言》，頁7。

20. 錢謙益：《列朝詩集小傳》丁集，頁630。

21. 俞安期：《蓼蓼集》卷三十九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集部第142冊（台南縣：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97年），頁374。

詩作不多但很有風格，與王世貞（1526-1590）友善，不喜歡寄居權貴籬下。<sup>22</sup> 他記錄了一些薛素素在京師生活的細節：「築靜室人跡不到之地，齋素服縞，或是緇布，棲禪梵唄，一洗塵雜。……不禦鉛華，不佩椒蘭，而皎可鑒，芬出膚理，所謂裴叔則垢面蓬頭皆好也。又性好操作，理繁細以助檢，服笄貂帽皆自製，戚裏貴人家多取則焉。」<sup>23</sup> 可見她很是清高自持，不刻意經營而自有魅力，胡應麟也說她「亦自愛重，非才名士，不得一見其面」。<sup>24</sup>

而在情感戀愛方面，她「弄王孫於股掌之上，無一當意，而獨善（袁）微之」。<sup>25</sup> 有關袁微之的記載很少，胡應麟的詩文中提到過他，還說「袁黑得素素相憐，能無為我輩妒殺」。<sup>26</sup> 宋懋澄（1570-1622）的《九輪集》中有一篇《袁微之傳》，略記他和薛素素的情感交往。他是華亭（今上海）人，出身武將世家，本名袁保德，因從戎改名。此外，溫純（1539-1607）也有一首送別袁微之北上投軍的詩《送袁微之赴漁陽劉公幕》，讚賞他不甘於只做一介平庸書生，而選擇「投筆辭南國，揮戈向北平」，祝願他成名建功。<sup>27</sup> 袁微之在京以任俠聞名，接濟貧困，救人緩急，頗受敬仰。他還喜歡裘馬輕肥，與賢豪長者交遊，還有狹邪之好，尤其與薛素素互相愛慕。姚士麟（生卒年不詳）在《見只編》中記載，因薛素素想要結識京城主要文士，他們於1595年舉行了一次大型集會，但她卻臨時缺席，原來是因為袁微之想獨佔，不想讓她再和別人有往來。<sup>28</sup>

### （三）南歸和嫁人

薛素素最終離開了袁微之和北京，南歸江浙，主要活動往來於嘉興、杭州、南京一帶。姚旅（？-1622）在《露書》中記錄了馮夢禎（字開之，1548-1605）、徐桂（字茂吳，生卒年不詳）等人在西湖雅會，薛素素駕舟參加之事：「壬寅中秋，馮開之、徐茂吳大集西湖，月光如水。素素自秀水駕一艇，跡之五鼓，會於六橋，亦豪舉」，<sup>29</sup> 這些文人大都「恃才自放」，「以文章意氣相豪」，又「皆失官家居，扁舟白夾，往來吳越間」。<sup>30</sup> 秀水在嘉興境內，壬寅為1602年，故推知薛素素南歸日期不晚於1602年，而又在1595年袁微之獨佔她之後。

在離京前後，還有一段小插曲。《列朝詩集小傳》中載薛素素「為李征蠻所嬖，其畫像傳入蠻峒，西陽彭宣慰深慕好之，吳人馮生自詭能致素素，費金錢無算，久之，語

22. 錢謙益：《列朝詩集小傳》丁集，頁647。

23. 王同軌：《耳談類增》卷三十四，頁253。

24. 胡應麟：《甲乙剩言》，頁7。

25. 宋懋澄：《九輪集》文集卷五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84年），頁108。

26. 胡應麟：《甲乙剩言》，頁7。

27. 溫純：《溫恭毅集》卷二十一，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1288冊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），頁700。

28. 姚士麟：《見只編》卷中，《叢書集成初編》第3964冊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），頁153。

29. 姚旅：《露書》卷四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1132冊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頁84。

30. 錢謙益：《列朝詩集小傳》丁集，頁618、620。

不仇。宣慰怒，羈留峒中十餘年乃遣。北裏名姬，至於傾動蠻夷，古所稀有也。」<sup>31</sup> 錢謙益沒有具體指明李征蠻和彭宣慰究竟是何人，但由「征蠻」、「傳入蠻峒」、「酉陽」這些地名關鍵字可知，此李將軍的軍事活動主要在西南地區，而萬歷年間最著名的征南將軍就是李化龍，他在萬曆二十七至二十八年（1599-1600）的四川播州之役中，平定了土司楊應龍（1551-1600）的叛亂，播州之役也是明朝在萬歷時期對西南最大的軍事行動。<sup>32</sup> 所以李征蠻很可能就是李化龍，而且播州之役的時間正好也在薛素素離京前後，不妨推測，離開袁微之後，她又得到李化龍的寵倖，使她的畫像傳入蠻峒。但之後不知出於何種原因，她又離開了李化龍，回到了江浙地區。

至於「酉陽彭宣慰」，其實是錢謙益記錄的失誤。因為萬歷時四川酉陽的宣撫（不是宣慰）是冉維屏（生卒年不詳）、冉躍龍（生卒年不詳），都是冉氏族人而無彭姓者。<sup>33</sup> 而湖南永順的宣慰是彭元錦（生卒年不詳），《明史》記載他欲向朝廷邀功，答應領兵支援明朝抗擊後金，但後來並未履行，反而遭受責罰。<sup>34</sup> 他的人品在此已打了折扣，而沈德符（1578-1642）對他的記載則更不堪：

湖廣永順宣慰使彭元錦者，淫惡多狡計，遍遣把目漁色於外。偶一二土酋把目至京，遇溧陽監生馮泰運，與之往來。馮故富家，以歌舞六博蕩盡，正無聊賴，詭雲有所識名妓，可羅致以獻。把目大喜，邀與俱至永順，初亦禮為上客，其言漸不驗，遂糜留之不遣，托以訓子授館穀，畀夷婢四人侍之，虛拘者數年。<sup>35</sup>

如此來看，錢謙益很可能是將酉陽和永順兩地混淆，而彭宣慰應當就是彭元錦了。他本就好色，派手下入京漁獵，而薛素素當時名重京城、美豔不凡，成為目標對象理所當然，已聞素素大名，看到畫像後，他更是愛慕有加，因此破費千金請馮生為他招致。沈德符不僅直接道出彭元錦的名字，對他頗有微詞，而且還揭示了馮生的一些情況，對他也沒有好感。但是沈德符沒有說明北京的名妓就是薛素素，可能是在為她避諱。為何這樣呢？很可能正是因為薛素素南歸後嫁給了沈德符作妾，他對招惹過自己妻妾的人不滿，但也不願意妻妾的豔名四處流傳。

在嫁沈德符前，薛素素本來是和一個叫于褒甫的人已有了婚約，但不知何故，她背于嫁沈。于褒甫頗為不平，作了三首詩給薛素素，詩中仍誇讚她才藝無雙，但更多的是責備其中道改轍，抒發自己的淒苦，最後還自慰說薛、沈的婚姻也未必能長久美滿，別人也不必嘲笑他被遺棄：「自古情多歡便少，雙棲何必笑離群」。<sup>36</sup> 薛、沈成婚的具體時間很難考證，但此時薛素素年紀已較長，沈季友（清康熙時期文人）《樵李詩系》中

31. 錢謙益：《列朝詩集小傳》閩集，頁770。

32. 張廷玉：《明史》卷二百二十八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年），頁5982-5987。

33. 張廷玉：《明史》卷三百十二，頁8057-8059。

34. 張廷玉：《明史》卷三百十，頁7994-7995。

35. 沈德符：《萬曆野獲編》卷三十（北京：文化藝術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頁820。

36. 胡震亨：《讀書雜錄》卷上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1132冊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頁56。

記載薛、沈成婚之事時引錄了一首嘲諷沈德符的詩：「只知好女意娉婷，誰別麻姑老少形；伎倆指尖成狡獪，翻堪搔癢在丹青」，<sup>37</sup> 說他只看重薛素素的才貌，卻不顧她年紀已大，而且結合前面的考證，薛素素很可能年長沈德符幾歲（薛素素很可能生於1574年前後，而沈德符生於1578年）。此外，沈德符的詩集中有多首悼念他的亡姬錢三娘的詩作，最早的一組作於1619年，<sup>38</sup> 推測他娶薛素素大致就在錢三娘亡故之後，是續娶，而1619年前後薛素素已經四十五歲左右了。薛素素和沈德符並沒有白頭偕老，相關記載說她「後不終於沈，嫁為商人婦去，尤可歎也」，<sup>39</sup> 「中年長齋禮佛，數嫁皆不終，晚歸吳下富家翁為房老以死」，<sup>40</sup> 這似乎還真印證了于褒甫的預言。再者，沈德符悼念錢三娘的詩作情感深切、篇數不少，但是卻沒有關於薛素素的任何作品，很可能是因為他兩人在一起的時間不長，感情也一般。

在江南時期，除了文人圈外，薛素素和閨秀圈也有往來。才女徐媛（生卒年不詳）有五首贈予她的詩，誇讚她在寫詩、作畫、走馬等方面的才華，將其比作前代才媛薛濤和薛靈芸。<sup>41</sup> 徐媛的丈夫范允臨（1558-1641）也為薛素素所畫的《墨花卉》圖卷題跋。<sup>42</sup> 此外，薛素素還有一幅《溪橋獨行圖》扇，上面題寫「為孟畹黃夫人寫」，<sup>43</sup> 「孟畹黃夫人」即明末才女項蘭貞（字孟畹，嫁貢生黃卯錫，生卒年不詳）。雖然還沒有文獻證明薛素素和徐媛、范允臨、項蘭貞等人有直接面見，但至少說明她已經聞名江南閨秀圈，並得到認可。

#### （四）晚年生活

薛素素的晚景似乎比較淒涼寂寞，「房老」是指年老色衰的婢妾，芳華凋零之後，她在她的出生和長期生活之地——江浙一帶的一個富商家裏以此身份度過晚年。李日華（1565-1635）在薛素素所畫的祈子觀音圖上題字說：「人間可喜可樂，以娛男子事，種種皆出其手。然花繁春老後，人情不免有綠陰青子之思。姬無可著力，今又以繪法精寫大士，代天下有情夫婦祈嗣，此又是於姬已分上補一段大闕陷也。」<sup>44</sup> 他並不看好薛素素的歌妓身份，認為雖然風流鮮豔一時，但終究不會得到家庭子嗣這樣的幸福之果，年老之後的薛素素虔心向佛，繪製觀音畫像為他人祈子，是對她職業或人生缺陷的彌補。不知薛素素本人是否也有這樣的想法，但是她在歷經一生繁華落寞和「數嫁皆不終」後長齋禮佛，尋求心靈的皈依和慰藉，應該是可以確定的。

37. 沈季友：《橋李詩系》卷三十四，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1475冊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），頁717。

38. 沈德符：《清權堂集》卷二十二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1377冊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頁173。

39. 胡震亨：《讀書雜錄》卷上，頁56。

40. 錢謙益：《列朝詩集小傳》閩集，頁770。

41. 徐媛：《絡緯吟》卷八，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第7輯第16冊（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00年），頁41。

42. Indianapolis Museum of Art, *Views from Jade Terrace: Chinese Women Artists 1300-1912*, pp. 84-85.

43. 北京故宮博物院網上資源：[http://www.dpm.org.cn/www\\_oldweb/China/E/E9/06-03.htm](http://www.dpm.org.cn/www_oldweb/China/E/E9/06-03.htm)

44. 李日華：《李太僕恬致堂集》卷三十八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），頁1375-1376。

至於其卒年，《列朝詩集小傳》中已記載了她的結局，<sup>45</sup> 而該書出版於1652年，則可知她卒於此前。而目前所知她的傳世畫作最晚作於1633年，<sup>46</sup> 所以推斷她的卒年應在1633到1652之間，也就是說她生活到明朝最末期乃至清初的頭幾年，算是較長壽的了。

### 三. 十能才藝

#### (一) 刺繡和書畫

薛素素兼備多種才藝，幾乎是全能，這是其他歌妓難以達到的，當時人稱她有「十能：詩、書、畫、琴、弈、簫、飲酒、馳馬、走索、射彈」。<sup>47</sup> 其實除此十樣之外，她還擅長刺繡，李日華在《味水軒日記》中記載他曾見到過薛素素手繡的觀音大士，上面還繡有趙孟頫（1254-1322）筆法的般若心經一卷，稱讚其「精妙之極，可謂針絕」。<sup>48</sup> 作畫是她的又一項才能，現流傳在世的有15幅左右。胡應麟稱她「尤工蘭竹，下筆迅掃，各具意態，雖名畫好手不能過也」，<sup>49</sup> 朱彝尊稱她「山水蘭竹，下筆迅掃，無不意態入神」，<sup>50</sup> 除了蘭竹這一歌妓擅長的題材外，她還有人物、宗教、山水題材的作品。李應徵（生卒年不詳）說他見到過薛素素臨摹的趙孟頫的《吹簫美人圖》，<sup>51</sup> 但此畫已失傳，現為人所知的是她在臨摹的基礎上自己創作的《吹簫侍女圖》，這幅畫作於她嫁沈德符之後，標誌著她畫風與題材的轉變。<sup>52</sup> 她還擅長畫觀音，李日華曾在她的觀音圖上題跋，但此類畫作現今都已失傳。目前所知她唯一的山水畫就是上文提到的《溪橋獨行圖》扇。此外她還工於書法，擅長黃庭小楷。<sup>53</sup> 現存作品是她題寫的楹聯「但將竹葉消春恨 應共桃花說舊心」，並在旁邊注明創作緣起：「阿秭湘蘭集唐句命書」。<sup>54</sup>

#### (二) 馳馬射彈

薛素素最為人傳頌的技藝要數她的馳馬射彈了，這也成了她的代表形象。<sup>55</sup> 射彈又叫做彈丸、挾彈、彈射，又因常常與馳馬並行，也叫騎彈或騎射，是用弓彈射彈丸，最早用於軍事，是一種類似弓矢的武器，後來演變為體育運動。最早很可能產生於西漢，《史記》中記載韓嫣（生卒年不詳）擅長騎射，為了迎合漢武帝討伐匈奴的計畫，他事先研習匈奴的兵法技藝。<sup>56</sup> 所以他善於騎射應該是得益於此，而騎射很可能也源自遊牧

45. 錢謙益：《列朝詩集小傳》閩集，頁770。

46. 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：《中國古代書畫圖目》（三）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6年），頁328。

47. 盛楓：《嘉禾征獻錄》外紀六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544冊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頁479。

48. 李日華：《味水軒日記》卷四（上海：上海遠東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316。

49. 胡應麟：《甲乙剩言》，頁7。

50. 朱彝尊：《靜志居詩話》卷二十三，頁765。

51. 沈季友：《櫛李詩系》卷十五，頁352。

52. 畫上有「沈薛氏」印章，現藏於南京博物院。《中國古代書畫圖目》（七），頁7。

53. 胡應麟：《甲乙剩言》，頁7。

54.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：《明清楹聯》（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1981年），頁6。

55. 例如清末畫家吳友如所畫的薛素素就在馳馬射彈。參見吳友如：《吳友如畫寶》（一）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），頁165。

56. 司馬遷：《史記》卷一百二十五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年），頁3194-3195。

民族。韓嫣的騎射只是用在遊玩，《西京雜記》記載：

韓嫣好彈，常以金為丸，所失者日有十餘。長安為之語曰：苦饑寒，逐金丸。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，輒隨之，望丸之所落，輒拾焉。<sup>57</sup>

薛素素騎射彈丸的技藝以及贏得的喝彩不亞於韓嫣。關於她彈丸的技藝，《甲乙剩言》中寫到她：「善馳馬挾彈，能以兩彈先後發，必使後彈擊前彈，碎於空中。又置一彈於地，以左手持弓向後，以右手從背上反引其弓，以擊地下之彈，百不失一也。」<sup>58</sup>《列朝詩集小傳》中寫到她：「善彈走馬，以女俠自命。置彈於小婢額上，彈去而婢不知。」<sup>59</sup> 旅居北京期間，她常到郊外騎射，引得很多人圍觀喝彩，如錢謙益所載：「少遊燕中，與五陵年少挾彈出郊，連騎遨遊，觀者如堵」。<sup>60</sup> 當時文人也樂於觀賞薛素素彈射，並競相賦詩唱和頌揚，王同軌在《郭外觀薛麗人騎彈詩唱和》裏就說她「偶出郊外騎彈，過而見者嚴中舍，倡以詩六韻詠之，而一時倡和者，張誠甫、沈孺林輩凡十餘家」。<sup>61</sup>

流傳較廣的一首寫薛素素彈射的詩作是陸弼（生卒年不詳）的《觀素素挾彈歌》，詩人自注說明這是在一位叫夏玄成的人所設的文人集會的酒席上，素素為助興給大家表演挾彈。此詩作於素素被李征蠻寵倖時，結尾又道：「蘭溪胡生為我友，百藝稱卿不容口。獨傳彈射妙當年，相逢卻在燕臺邊。」「蘭溪胡生」即胡應麟（他是蘭溪人），陸弼曾聽他盛讚在京師時素素出遊挾彈的盛況以及她的高超技藝，今日得見，名不虛傳。<sup>62</sup> 南歸之後，薛素素仍舊時而表演騎射，潘雲獻（生卒年不詳）在《春湖美人騎射賦》中提他在西湖之畔的昭慶寺遇到素素和豪華少年車騎並出，戎裝騎射，觀者雲集。還說他四年前在北京就曾見過素素，而今她更加美豔了。<sup>63</sup> 即便後代未能親見素素騎射文人，看了她的畫像後，仍憑想像來吟詠。如陳文述（1771-1843）就作有一首《薛素素挾彈圖》長詩，他還自恨出生太晚，無緣親睹其芳容，而今在黃華坊感懷舊事，哀歎再沒有像她這樣完美的歌妓了。<sup>64</sup>

### （三）詩詞創作

#### 1. 詩集的出版

根據胡文楷（1899-1988）先生的考證，薛素素有《南遊草》和《花瑣事》兩部作品，《花瑣事》是從古籍中輯錄帝王文人玩花賞花的逸事，並非她自己的創作，收錄於清人湖南漫士編撰的《水邊林下》。而《南遊草》是她的詩集，可惜已經散佚了。<sup>65</sup> 現

57. 葛洪：《西京雜記》卷四（上海：上海三聯書店，2013年），頁203。

58. 胡應麟：《甲乙剩言》，頁7。

59. 錢謙益：《列朝詩集小傳》閩集，頁770。

60. 錢謙益：《列朝詩集小傳》閩集，頁770。

61. 王同軌：《耳談類增》卷三十四，頁253。

62. 陳田：《明詩紀事》庚簽卷二十七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），頁1604。

63. 陳元龍編：《歷代賦匯》卷一百四（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頁797-798。

64. 陳文述：《頤道堂詩選》卷八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1504冊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頁849。

65. 胡文楷：《歷代婦女著作考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頁203。



今流傳下來的詩詞散見於明清人士編輯的各類集刊中。<sup>66</sup> 從「南遊」這一題目推測，詩作內容大都應該和她南歸之後在江南地區遊歷有關，詩集前還有王穉登（1535-1612）的一篇序，<sup>67</sup> 所以《南遊草》完成和出版的時間最遲也不會太晚於王穉登的卒年1612。王穉登是秦淮名妓馬湘蘭（1548-1604）的情人摯交，而薛素素與馬湘蘭是同行姊妹，兩人曾合作《蘭花圖》卷，<sup>68</sup> 所以薛素素結識王穉登，很可能是通過馬湘蘭。王穉登還送過一方脂硯給薛素素，後來此硯流傳到了曹雪芹（約1715-約1763）和脂硯齋（生卒年不詳）手中，脂硯齋這一名字就很可能來自於此。<sup>69</sup> 為答謝王穉登的序，薛素素寫了一首詩回贈：「一篇勞見贈，字字挾煙雲。藝圃應無我，詞壇獨有君。偶曾吟拙句，何竟辱雄文。爭似山陰客，鵝群報右軍。」<sup>70</sup> 這裏她很是謙虛，似乎是在以學生的身份向前輩大師致以敬意和感謝，最後用王羲之寫《道德經》交換山陰道士鵝群的典故，將王穉登和王羲之並舉，更是對他的抬高。

明末其實已經部分打破了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、「內言不出於閫」的傳統，閨秀和歌妓都創作有大量詩詞，數量超過前代總合數倍，形成帝制時代末期女性文學的高峰。男性文士也特別欣賞女性的詩才，尤其是歌妓，作詩填詞是交往唱和的基本能力。他們還為自己的女性親屬，或是相好的歌妓的詩集作序，並出資助其出版。而當時江南地區的印刷業很發達，書籍已成為商品廣泛流通，而這些都促進了女性創作的傳播。《南遊草》被多位女性詩集的編撰者參考，<sup>71</sup> 說明它在當時是挺有影響力的。

## 2. 心靈思想和精神品格的書寫

薛素素的詩詞再現了她身為經歷複雜、才藝出眾的名妓，在明末江南這一文化環境中，所獨有的心靈思想與精神品格。

### (1) 自信

《青泥蓮花記》中記載：「正德間有一妓女，失其名，於客所分詠，以骰子為題，妓即應聲云：『一片寒微骨，翻成面面心。自從遭點汗，拋擲到如今。』」<sup>72</sup> 這位歌妓以骰子自喻，哀歎自己身份低微，只能仰人鼻息，任憑點汗拋擲。傳達出的是哀怨無奈，使讀者憐惜她的才華之餘也對她的命運深感同情。相對比，薛素素也有一首借物自喻的詩《畫蘭》：「空穀佳人絕世姿，翠羅為帶玉為肌。獨憐錯雜蕭蕭草，一股幽香祇

66. 如張夢征《青樓韻語》（1616）；鄭文昂《明媛匯詩》（1620）；鐘惺《名媛詩歸》（1626）；錢謙益《列朝詩集》（1652）；季嫻《閨秀集》（1652）；王士禛《然脂集》（1658）；王端淑《名媛詩歸初編》（1667）；徐樹敏、錢嶽《眾香詞》（1690）；朱彝尊《明詩綜》（1705）；惲珠《國朝閨秀正始集》（1831）。都收錄有薛素素的詩詞。

67. 雖然《南遊草》已散佚，但此序收錄於清代文人徐樹敏、錢嶽編撰的專門輯錄女性詞作的《眾香詞》中。

68. 《中國古代書畫圖目》（三），頁223。

69. 周汝昌：《紅樓夢及曹雪芹有關文物敘錄一束》，《文物》第2期（1973年），頁27。

70. 張夢征輯：《青樓韻語》卷一（上海：中央書店，1935年），頁36。

71. 如鐘惺《名媛詩歸》；王端淑《名媛詩歸初編》；徐樹敏、錢嶽《眾香詞》；朱彝尊《明詩綜》中都提到了薛素素的《南遊草》。

72. 梅鼎祚：《青泥蓮花記》卷十二（合肥：黃山書社，2014年），頁138。

自奇。」<sup>73</sup> 她選取的對象是高潔的蘭花，即使身在幽谷也保持絕世芳姿，清香自賞，不會為世俗所玷污。蘭花在幽谷而她在風塵，卻一樣氣韻自華，盡顯不凡與自信。同樣都是歌妓，薛素素約略也有懷才不遇的情感，但較少有哀怨，更多的是自持自信，更能引起的是讀者的敬重而非同情。

### (2) 意氣

薛素素流傳至今的詩詞中大約有1/3的作品是寫她在南京秦淮地區與當地文人的交往宴遊，大約是她南歸以後、嫁沈德符以前所作，其中經常提到「秦淮」、「長橋」、「桃葉渡」、「石頭城」、「莫愁」等和南京有關的地名典故，很有地方文化特色。在詩中她特意表達的，是情投意合的意氣之交與互相欽賞之情。如《春日同友飲秦淮舟中》寫到「幸皆同調者，不減挾飛仙」，遇到志同道合的人，一起飲宴無異於飛仙。《長橋宴客》寫到「一尊聊荀夜，鼇背恣雄談。才減詩難得，情深酒易酣。點衣花片片，拂面柳氈氈。傾倒歡無盡，秋更報忽三。」可見暢飲暢談，通宵達旦，盡顯豪情。《夏日飲吳太學載伯齋中》寫到「共憐酒似秦淮水，痛飲愁聽玉樹歌」，是失意者在一起痛飲消愁，惺惺相惜。《桃葉渡頭，同吳中翰坦愚飲》寫到「何因蒲柳質，邂逅紫薇郎。歌吹回雲影，杯盤帶夕陽。漫遊思博望，清興在濠梁。不盡秦淮水，君情似個長。」由於身份不同，詩人開始很是謙恭，自稱「蒲柳質」，暗合歌妓的身份，而「紫薇郎」在唐代是中書舍人的別稱，這裏是對有文采者的尊稱，而兩人歡飲之後，已不再有身份的隔膜，有的只是如秦淮水一樣長流的情誼。《秋日邀何侍卿飲得行字》寫到「石頭城裏莫愁鄉，深愧儂家得擅場。江潤水晴鷗對浴，天空雲淨雁成行。繡衣半借芙蓉色，綠酒平分菡萏香。不是與君交意氣，敢將湯餅啖何郎。」這次是薛素素設宴邀請何侍卿，而她是心性高做出名的，與凡夫俗子往來都不會，更不可能隨便設宴邀請別人，而這次邀請了何侍卿，足見兩人是真的意氣相合，互相賞識。結尾選用「傅粉何郎」的典故，<sup>74</sup> 將何侍卿比作才高貌美的何晏（?-249），恰巧何晏也曾被魏明帝請去吃「湯餅」，構思非常巧妙。<sup>75</sup>

### (3) 真情

明末是特別重情的時代，湯顯祖（1550-1616）的《牡丹亭》把情推向至高，馮夢龍（1574-1646）的《情史》更是廣泛收集古往今來的情愛故事，並將情細分為諸多類別，此外以情感為主題的小說更是不計其數，在社會上廣為傳頌。薛素素的情主要體現在她相思懷人的詩詞裏。而此類作品大都是寫給一個叫蔡幼癡的人的，如《別蔡幼癡》、《雪夜懷蔡三兄》、《江城子·懷蔡幼癡》，<sup>76</sup> 目前所見其他文獻中都沒有關於蔡幼癡的記載，只有王穉登的序中說到「乃有蔡君幼癡，中郎賢裔，翰苑名流，上書不收，彈

73. 鐘惺輯：《名媛詩歸》卷三十一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集部第339冊（台南縣：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97年），頁318。

74. 劉義慶著、余嘉錫箋疏：《世說新語箋疏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），頁606。

75. 此段所提到的這幾首詩收於張夢征輯：《青樓韻語》卷一，頁37-39。

76. 前兩首收於張夢征輯：《青樓韻語》，後一首收於徐樹敏、錢嶽輯：《眾香詞》。

缺空返，黑貂雖敝，翠袖多情，方邂逅而目成，悵盤桓而神遇。」<sup>77</sup> 大致推知他出身名門，飽學多才，只是時運不濟，未取得功名，不得志時輾轉裏巷，邂逅薛素素。而素素非常賞識他，二人情投意合，交往甚密，而當別離之時，素素又將全部情感化作詩詞。她寫到「千金不惜重然諾，意氣慷慨欣所托」；「更殘燭滅雪如篩，衾枕寒生只自知。安得片帆乘興往，一尊相對慰相思。」<sup>78</sup> 用王子猷（338-386）「雪夜訪戴」的典故，<sup>79</sup> 將豪傑的意氣和名士的隨性，融進了自己的真情。

#### (4) 隨性

薛素素有一首詩《題沈君畫》寫到：「少文能臥遊，四壁置滄洲。古寺山遙拱，平橋水亂流。人歸紅樹晚，鶴度白雲秋。滿目成真賞，蕭森象外幽。」<sup>80</sup> 「臥遊」是一種特殊的「旅遊」形式，最早出現在魏晉一些文人和玄學家之間，是以欣賞山水畫的方式，想像自己遊歷其間，而代替真正的出遊。這種特殊的旅遊在明清女性中也非常普遍，她們不僅通過欣賞畫作，更通過品讀山水詩文、遊記，與實地旅行的親人朋友通信交流等方式，完成在自己不可能親自到達的地方的旅行，甚至還憑藉想像作詩書寫當地的自然風光和旅行的經歷感受。明清時期對女性的活動有很嚴格的限制，甚至規定她們不出閨門。但從臥遊之普遍仍可看出，女性的思想並未被限制在狹小的閨房裏，她們還是有遊歷外界廣闊天地的意願的。

而在現實中，一些閨秀已因「從宦」、「謀生」等原因出遊，<sup>81</sup> 然而更自由隨性的是歌妓，她們可以為愉悅身心、為旅行而旅行。薛素素遊歷題材的詩有五首：《春日過茅山》、《焦山》、《雲陽道中即事》、《晚渡揚子江》、《西湖晴泛》，<sup>82</sup> 其中涉及的地方都在江浙境內。茅山和焦山還是道教名山，詩中有「臺殿」、「靈蹤」、「茅君」、「鶴松」、「浮圖」、「物外」、「茶僧」等意象，除了遊歷還有參禪學道的意涵。另一位廣泛遊歷的名妓是王微（1600-1647），她「布袍竹杖，遊歷江楚，登大別山，眺黃鶴樓、鸚鵡洲諸勝，謁玄嶽，登天柱峰，溯大江，上匡廬，訪白香山草堂，參憨山大師於五乳」<sup>83</sup>，她還輯錄前朝山水遊記名篇編撰成《名山記》，而自己的詩詞則命名為《遠遊篇》、《宛在篇》、《期山草》，正如薛素素的詩集《南遊草》，名字就直接關涉旅行，其內容大多也是山水遊記作品。

明末重視性情的思想已經產生，如泰州學派就提出並非儒家學說才是道，道其實是

77. 徐樹敏、錢嶽輯：《眾香詞》卷四（上海：大東書局，1933年），頁49。

78. 張夢征輯：《青樓韻語》卷一，頁38。

79. 劉義慶著、余嘉錫箋疏：《世說新語箋疏》，頁735。

80. 王端淑輯：《名媛詩緯初編》，清康熙間清音堂刻本，19.5a。

81. 高彥頤著、李志生譯：《閨塾師：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》（南京：江蘇人民出版社，2005年）。

Grace Fong. *Herself an Author: gender, agency, and writ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* (Honolulu: University of Hawai'i Press, 2008).

82. 前三首收於王端淑：《名媛詩緯初編》，第四首收於季嫻：《閨秀集》，第五首收於惲珠：《國朝閨秀正始集》。

83. 錢謙益：《列朝詩集小傳》，頁760。

無處不在的，百姓日用即為道。所以無需去恪守儒家教條，而是要順從自然、人性與合理的欲望。<sup>84</sup> 這些學說思想在江南地區非常盛行，勢必影響當時的歌妓，鼓勵她們追求更為自由、順從性情的生活方式。

#### 四. 人格品質

##### (一) 狹義擔當

從宋代已開始有「江南嫵媚，雌了男兒」，明末更甚，文弱之風盛行。女性更是被長期幽禁閨房，造成身體與精神上的柔弱病態。而薛素素馳馬彈射的勇武健美英姿則一反社會普遍現象，成為一道獨特的風景，為時代注入一股陽剛之氣。她並非孤例，常熟的一位才女翁孺安（?-1627）同樣喜歡戎裝馳馬：「明月在天，人定街寂，令女侍為胡奴裝，跨駿騎遊，行至夜分」，<sup>85</sup> 出於身份的原因，她無法像薛素素那樣公開表演騎射，而只能在無人的夜晚一展豪俠之舉。

中國文化中自古就有女俠的傳統，在明末得以繼承和發揚。薛素素以女俠自命，她仗義疏財，急人之難，王穉登稱讚她「千緡買笑之錢，贈貧交而不惜；萬匹纏頭之錦，推烈士以何難」，<sup>86</sup> 她傾意於同樣豪傑任俠的袁微之。但當她發現袁微之只是外表任俠的小俠時，她便終止了與他的往來。《袁微之傳》記載到：

當倭賊起事，常說微之：「君骨相多武，宜早從軍，今西方有事，妾願與君俱西。」微之恥如磨鏡人，勿之諾也。頃之，島夷跳梁高麗，素素欲為浣紗人，因而刺之如班定遠。微之笑而言曰：「毋多言，大辱國，且肉食者謀之矣。」素素曰：「吾非嫠婦也，其敢惜宗周之闕，抑不幸為婦人，幸一當微之，而不得在軍中，昔羽葆鼓吹者，彼何人斯！」因掩鏡泣數行下。……

素素知微之有恥，不可與堅忍成事，乃從容謂微之：「君有老親，而遊閑不歸，得無為吾故耶？吾不能如汧國夫人，佐君榮親，而忍君得罪名教？異日雖食妾之肉，不足以謝君，吾其行乎！」微之猶戀戀不已，素素忽跨飛衛而南行，三日，微之始知之，中道遣蒼頭遺微之百金，書辭，誓不復歡，以激怒微之。<sup>87</sup>

文中「倭賊起事」指萬曆二十年（1592年）世居寧夏的蒙古韃靼部首領哱拜（1526-1592）叛亂之事，此時薛素素勸說袁微之從軍效力，並且表示自己也願同前往，但他沒有答應。而「島夷跳梁高麗」則是指1592-1598年間的朝鮮之役，日本太閤豐臣秀吉（1537-1598）派大軍入侵朝鮮，朝鮮告急，明朝出兵增援，最終與朝鮮合力擊敗日本。這次薛素素更為積極，她希望朝廷將自己奉獻給島夷首領，趁機行刺。然而袁微之又以

84. 黃宗羲：《明儒學案》卷三十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），頁703。

85. 錢謙益：《列朝詩集小傳》閩集，頁773。

86. 徐樹敏、錢嶽輯：《眾香詞》卷四，頁49。

87. 宋懋澄：《九輪集》文集卷五，頁108-109。

為這是「肉食者謀」、事不關己，再次拒絕。薛素素以為他是過於沉溺於兒女私情，蹉跎了雄心報復，因此毅然決然和他分手，獨自南歸，以激勵他發奮功名，從此兩人再無往來，這也揭示了薛素素離京的原因。

如果說袁微之令她失望，那麼李征蠻似乎給了她機會。王端淑（1621-約1701）說她「厥後作幕帥府，運籌筭握，皆其指揮。為李征蠻所寵，亦奇矣哉。」<sup>88</sup> 徐媛在寫給她的詩中也提到「花神俠骨氣縱橫，學寫蠻妝向魏城。手把龍文談虎略，胸羅十萬薛嵩兵。」<sup>89</sup> 似乎是在透露，她很可能隨軍一起到四川鎮壓叛亂，而又運籌指揮，協助李征蠻征戰，可謂紅顏軍師。薛素素是「俠之大者，為國為民」的實踐者，她投身國家大事，還盡力影響、幫助她的情人。而另一位更有影響力的人物是秦淮名妓柳如是（1618-1664），她促成錢謙益和反清人士合作，並傾資支援抗清義軍，使本已降清的錢謙益回心轉意，又成為了反清的暗中力量。<sup>90</sup>

參與唱和薛素素馳馬騎射的文士中，有人歎息她雖有才藝，卻終為女子：「可惜千金女，難封萬戶侯」，王同軌則隨即反對到：「娘子軍如出，娥眉也拜侯」。<sup>91</sup> 胡應麟也稱讚她「可但校書推學士，龍門飛將舊登壇」，<sup>92</sup> 除薛濤外，又以薛仁貴（614-683）做類比，更強調她的武才。而實際上，明末亂世裏的確出現了馳騁疆場、拜將封侯的女子，例如為父報仇的畢著<sup>93</sup>、沈雲英<sup>94</sup>，以及戰功赫赫的女將軍秦良玉（1574-1648）<sup>95</sup>。明末是國家與民族危機空前加劇的時期，其對女性的影響，一方面，極力要求女性的貞節，這相應於對男性忠誠的要求。<sup>96</sup> 另一方面，女性自身也表現出極強的擔當意識和國家責任感。顧炎武（1613-1682）已經在呼籲：「保國者，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；保天下者，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。」<sup>97</sup> 這一思想也即被後人總結為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」，其實這已不再限於男性知識份子，包括薛素素在內的不少女子，就已做到了「匹女亦有責」。

## （二）獨立自由、意氣真情

薛素素是獨立自由、意氣真情的追求與實踐者，這體現在她和諸多文士的交往中。明末歌妓與文士交往戀愛是很常見的，但是像薛素素這樣傾倒如此多人的情況卻較少

88. 王端淑輯：《名媛詩緯初編》，19.4b。

89. 徐媛：《絡緯吟》卷八，頁41。

90. 參見陳寅恪：《柳如是別傳》第五章《復明運動》。

91. 王同軌：《耳談類增》卷三十四，頁253。

92. 胡應麟：《少室山房集》卷五十九，頁420。

93. 沈德潛：《清詩別裁集》卷三十一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4年），頁174。

94. 徐鼐：《小腆紀傳》卷六十，《臺灣文獻史料叢刊》第五輯第84冊（北京：人民日報出版社，2009年），頁856-857。

95. 張廷玉：《明史》卷二百七十，頁6944-6948，頁6950。

96. 參見黃衛總：〈國難與士人的性別焦慮〉，載王瑗玲主編：《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主體意識與社會》（台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，2004年），頁385-412。

97. 顧炎武：《日知錄》卷十三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年），頁297-298。

見。早年遊歷京師時，除袁微之外，她和王同軌可能也有戀情。胡應麟的詩中經常同時提到他們二人，如「瀟湘才子王行父，燕趙佳人薛素卿」，還專門寫有一首《為行父贈西曲薛生》：「誰挈名花到上林，居然一笑謝千金。江天桃葉凌風渡，水國蒹葭抱月吟。朱鳳半翹緣比翼，翠蛾微斂為同心。白家長恨殊堪誦，早拂東床侍玉琴。」<sup>98</sup> 其中用王獻之（344-386）和他的姬妾桃葉以及王羲之東床快婿的典故，似乎是在攛掇王同軌娶薛素素，或者在暗示他們的戀情。

即便年紀漸長，薛素素依然風華不減，仍有文人願與其結為姻親，除于褒甫、沈德符外，她早年在京師的故人俞安期也直白地表達此意，他在《相逢行為薛氏作》一組詩中寫到：

鶯脰湖邊得故歡，渾如合鏡在長安。笑啼多少相看意，賦得新官對舊官。  
二十年餘費苦思，尋卿只有夢魂知。向來夢裏相逢慣，猶道逢時是夢時。  
舊事重題淚滿應，朝昏臥起總無恒。往來吳越舟千裏，說出離愁載不勝。  
徐娘未減昔風姿，獨自潘郎鬢有絲。但得合歡花結實，白頭不恨子生遲。<sup>99</sup>

京師相別二十多年後，他們重逢於江南（鶯脰湖在江蘇吳江）。薛素素1590年代旅居京師，二十多年後即1610-1620年，已四十歲左右。可詩人的相思愛慕之情仍非常強烈，最後一句更為明顯地表示願結好姻緣。

做一歸納，和薛素素有過戀愛關係的人至少有：王同軌、俞安期、袁微之、李征蠻、于褒甫、沈德符、蔡幼嶷，此外她還受到董其昌、胡應麟、王穉登垂青，惹得彭元錦垂涎。她可能是明末婚戀情愛最複雜的女性了。但婚戀經歷雖多，卻「數嫁皆不終」，對此錢謙益、李日華等人都表露過感歎。對於如此風流的歌妓，評價也不盡相同，潘雲獻在西湖邊觀看薛素素騎射時，發現她比四年前更美豔了，就說她「天地間一妖物耳」。<sup>100</sup> 徐燾（1563-1639）認為她的行事類似春秋時代的夏姬（約前640-?），<sup>101</sup> 夏姬曾與多位男子通姦，導致政亂國亡，在歷史上身背罵名，是淫亂的代表。然而許經（明末文人，生卒年不詳）的看法卻不同，他在薛素素《蘭竹松梅圖》上作的題跋說：「薛弘（洪）度以老壽全名，乃後世小說中有傳其以冶魂惑少年者，此謗書也。不如素君數抹幽香，清豔照眼，《真誥》所謂秀霄空上，披寶斂青，應幾近之，何羨夏姬三少耶。」<sup>102</sup> 他否定了對薛濤（字洪度）的誹謗，並且認為薛素素清豔高潔，宛若仙真，又勝於薛濤，更不是靠道術老而復少的夏姬可比的。

以今天的觀點看，文士眼中的薛素素，應該有兩重意義：其一，她擁有傑出的姿貌、

98. 胡應麟：《少室山房集》卷五十九，頁421。

99. 俞安期：《蓼蓼集》卷三十九，頁375。

100. 陳元龍編：《歷代賦匯》卷一百四，頁797-798。

101. 徐燾：《徐氏筆精》卷五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856冊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），頁253。

102. 北京故宮博物院網上資源：[http://www.dpm.org.cn/www\\_oldweb/China/E/E9/06-01.htm](http://www.dpm.org.cn/www_oldweb/China/E/E9/06-01.htm)

才藝、品行，的確值得欽賞，使人為之傾倒；其二，無論她多優秀，但身份仍為歌妓。明末思想界已經認可女性的個性、自由、才華，李贄（1527-1602）就認為卓文君（前175-前121）私奔是善擇佳偶，而且女性並不比男性低劣，很多才女還優於男子。<sup>103</sup> 文人對優秀才女也有特殊關愛，她們的風流言行反而會成為美談，這在才子佳人文學中屢見不鮮。所以他們盡可以作詩讚賞薛素素，乃至公開表達愛慕。但同時，欽賞和嫁娶是兩回事，很多名士欽賞某些歌妓但最終並沒有娶她們，例如王穉登和馬湘蘭，<sup>104</sup> 吳偉業（1609-1672）和卞玉京（約1623-1665），<sup>105</sup> 而即便嫁娶，也只能作妾。很多情況下都是由於歌妓身份的局限，未嫁娶時是公共娛樂欣賞的對象，嫁娶後便成為專寵——袁微之想獨佔薛素素而不令她再參加文人集會，李應徵也提到她歸沈德符後就不再為人見到。<sup>106</sup> 所以在文士眼中，薛素素難免也是高檔的玩物而已，她「理眉掠鬢」以及諸多才藝都只是「娛男子事」，<sup>107</sup> 所以他們未必能和她發展出至深真情。

但薛素素對自己的定位絕不是玩物或附庸，她自信自持，追求獨立之精神與自由，對袁微之失望後，就毅然與他分手，南歸開始新的人生。獨立自由也是明末名妓的普遍價值觀，相似的例子是寇湄（1624-1645），京師淪陷後，她千金為自己贖身，短衣匹馬和一婢女南歸，「歸為女俠，築園亭，結賓客，日與文人騷客相往還」。<sup>108</sup> 明末對女性的貞節也非常看重，就歌妓而言，外在身體上的貞節已無討論的必要，她們在意的是精神情感上的貞節。當秦淮名妓李十娘（生卒年不詳）改名李貞美時，余懷（1616-1696）取笑道「美則有之，貞則未也」，這話立刻引起了強烈反應：

十娘泣曰：「君知兒者，何出此言？兒雖風塵賤質，然非好淫蕩檢者流，如夏姬、河間婦也。苟兒心之所好，雖相莊如賓，情與之洽也；非兒心之所好，雖勉同枕席，不與之合也。兒之不貞，命也，如何。」言已泣下沾襟。

余懷自悔失言，嚴肅道歉。<sup>109</sup> 同樣，薛素素詩詞中傳達的聲音，也宣示了她的交往與戀愛都是以真情相愛和意氣相投為基礎的。但是，文士們未必能理解這一點，即便是以歌妓的知己自稱的余懷，在十娘聲淚俱下的傾訴前，也只看到她「不貞」的表像。而一般文士可能根本就不會去窺探歌妓的心靈世界，也不在意她們的真正追求，而只將其當成把玩、欽賞、歌詠的對象而已。薛素素追求的是獨立自由，渴望的是意氣真情，而文士們未能發覺、滿足這一點，他們看重的只是她外在的美貌和才藝，或許這個矛盾就是她「數嫁皆不終」的原因。 □

103. 李贄：《焚書》卷二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0年），頁54-55。

104. 錢謙益：《列朝詩集小傳》閩集，頁765-766。

105. 余懷：《板橋雜記》卷中（南京：南京出版社，2006年），頁17-18。

106. 沈季友：《樵李詩系》卷十五，頁352。

107. 李日華：《李太僕恬致堂集》卷三十八，頁1375-1376。

108. 余懷：《板橋雜記》卷中，頁22。

109. 余懷：《板橋雜記》卷中，頁13-14。